### 【情绪】

一道神念形成的无形火线，从溪畔向着天际蔓延而去，湿漉的草地，顿时变得干燥无比，甚至就连溪里的水草，边缘都蜷缩了起来！

黄金巨龙眼瞳里依然没有什么『情绪』，高贵，漠然，君临天下。

云雾下方世界万兽奔逃，它不在意，即便是那只雏凤，它也不在意，它只是盯着眼前这条小溪，盯着溪上的木盆。孤峰落下数十万道溪流，它只盯着这道溪；时隔三万年，它再次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盆中这个婴儿，怎能挪开眼光？

此时，黄金巨龙眼瞳里的神火，已经变得不再那般永恒稳定，漠然已经被思索所代替，似乎在犹豫些什么。两道龙须的前端，像轻柔的手指，在溪上木盆的边沿轻轻触碰，似在抚摸，实际上却并未真实的接触。

这条黄金巨龙已经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岁月，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然而此时那只木盆，却似乎是它无法解开的难题——它眼瞳里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渴望，也有警惕，犹豫，最后变成了挣扎，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有意，小溪上方的风势微变，那道本应擦着木盆边沿掠过的龙须轻轻一颤，终于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了木盆，甚至在盆中婴儿的耳下擦过！

就是这样轻微的接触，便产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黄金巨龙眼瞳深处的两粒神火，轰的一声散开，变成万千星辰，那片星辰海洋里，赤裸裸地流露出冷酷而贪婪的欲望！

少年的脚边搁着行李，行李看着很普通，但被整理的极有条理，而且完全看不到旅途上的风尘，行李上面系着的那个笠帽，都被擦的干干净净。

令徐夫人挑眉的不是这些，而是桌上的茶已经没有一丝热气，这名少年却依然神情平静，看不到丝毫厌烦的『情绪』，有着这个年龄很难拥有的平静与耐心。

这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

徐夫人看着他，神情冷漠说道：“……但实际上那是戏文里才能有的佳话，不可能在现实的世界里发生，除了那些痴呆文妇，谁会相信？”

陈长生想要解释，说自己的来意是想退婚，然而听着这段居高临下的话，看着徐夫人眉眼间毫不掩饰的轻蔑冷漠『情绪』，却发现很难开口——此时他的手还在怀里，已经触着微硬的纸张边缘，一张纸上是太宰亲笔写的婚书，还有张纸上写着某位小姑娘的生辰八字。

“老太爷四年前仙逝，这门亲事便不再存在。”

夫人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刻意盛气凌人，却把人压到了地底，她没有刻意居高临下，却仿佛从天空看着地面的一只蝼蚁。

所有这些『情绪』，都准确地传达给了陈长生。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尤其是那句通过攀附神将府改为自己的人生，对于任何骄傲的少年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指责，为了能够昂起头、骄傲地离开，很多人大概都会选择愤怒地辩驳，然后取出婚书撕成两半，扔到夫人身前，甚至再吐上两口唾沫。

第二章 为什么

看着消失在偏厅处的少年身影，徐夫人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寒霜，她想要举起茶杯喝口茶润润有些燥意的嗓子，却发现自己杯里的茶也已经凉了，她想要把茶杯掷到地上以渲泄『情绪』，自然不会在意汝窑瓷器有多贵，却不想让下人们听到声音，知道自己此时的

她现在情绪非常不好。她能够感受到少年想要传达给自己的意思——很抱歉，这或者让您不愉快，但至少可以让我高兴起来。或者是因为她先前对他说过类似的话：想通过攀附我神将府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很抱歉，这或者能让你愉快，却让我很不高兴。

不是他很擅长让人不愉快，而是他在认真地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无论退婚还是改变主意，他都认为那是正确的，无比地肯定，以至于让人产生一种难以否定的感觉，于是，那些让他不愉快的人，最终都会郁闷到无法愉快起来。

霜儿自幼生活在神将府里，因为小姐的缘故，地位极高，即便是神将大人和夫人都对她没有什么重话，她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像陈长生这样的人，她很不习惯这种感觉，下意识里生出不安的『情绪』，不知道是为了说服陈长生还是说服自己，加强语气说道。

“整个大陆，只有我家小姐有真凤之血，她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直到现在为止，陈长生只是想让那位将冷漠藏在和蔼面孔后面的将军夫人和那个眼睛只会看天的丫环着着急，过些天，他自然会把婚书退给对方。人命关天，那位徐小姐一生的幸福，总比自己遭受的这点冷遇和那些白眼要重要的多，他依然这样认为。

只是，终究还是令人很不愉快啊。有时候，陈长生自己都会忘记自己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年，但他终究是个少年，他有自己的骄傲与尊严，被羞辱了总会有『情绪』。

他走下石桥，在街边摊上买了两个烧饼，蹲到河沟畔的石板上，一面啃着烧饼，一面看着远处的神将府，心里有些微酸的情绪，他知道这种情绪从何而来，但更清楚如果任由这种情绪泛滥，会伤到身体，而且对解决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帮助。

这里就是大周王朝的京都，有无数乡野鄙民难以想象的神奇画面，陈长生啃着烧饼，睁大着眼睛，津津有味看着这些画面，与道藏上面的记载做着对比，心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看到传说中的那些神奇灵物，比如离宫里那只承着石柱三千多年的灵龟，不知道皇宫里还有没有那些传说中无比高贵威严的龙，据说最罕见也是最尊贵的黄金巨龙，更是已经数万年没有在人间出现过，自己将来可有机会看到？对了，还有传闻中的凤凰……

烧饼很香，也很硬，吃起来很费神，陈长生本以为自己已经把在神将府里的遭遇尽数抛到脑后，成功地消解了那些微酸的『情绪』，然而想到凤凰二字，他很自然地想起今天才听说的真凤之血，想起那个拥有真凤之血的徐府小姐，又想起了多年前曾经收到的那些小玩意……

他看着手指间最后那块烧饼，发了会儿呆，才送进唇里，仔细地咀嚼了三十二下再吞进腹中，从袖里取出手帕将手上的碎渣擦干净，起身背起行李，消失在人群中。

陈长生的名单上有六家学院，此时去的天道院排在首位，事实上，在整个大陆，天道院都有资格排在极前的位置——近两百年来，天道院的学生在大朝试里一共拿到过二十四次首榜首名，在这里求学的学子无一例外都天赋过人，这座学院为国教输送了很多地位重要的神官，为各宗门奉献了无数修行天才，最重要的是，当代国教教宗，便曾经是这座学院的学生。

天道院在大朝试的历史上成绩最好，自然也最难进入，但报考的人数依然最多。陈长生走到天道院门口，看着那座巍峨大气的墨玉院门，看着上面由太祖皇帝亲笔题写的院名，很自然地生出景仰向往的感觉，但紧接着，这种『情绪』便被院门如菜场般热闹的环境和刺鼻的汗臭味、墨臭味尽数消解，他下意识里低了低头。

离开西宁的时候，他已经算准了时间，抵达京都时，正是各大学院春季招生的日期，他也能想到，天道院必然报考的人数极多，却没想到，会多到如此恐怖的程度。尤其是院门口那群穿着神情惫赖，歪歪斜斜站着，对着人群指指点点的青年，让他有些不适应。

考核依然在继续，能让黑石变亮的人，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没有让石头变亮的人，则是沮丧至极。

溪河那面隐隐传来老生们的耻笑声，负责感应石考核的老师脸色则是越来越难看。从清晨考核至今，已经有数百人握过感应石，虽然很多人都能让感应石变亮，证明他们已经洗髓成功，但与往年相比，今年这些应试者表现出来的水平太过寻常，前面只出现了一名洗髓三级，竟连一个洗髓境圆满的人都没有，至于年纪轻轻便能进入坐照境的天才，更是完全看不到，老师的『情绪』自然不怎么好。

人类修行与妖族、魔族有很多不同，最开始的时候，讲究学以开心智，悟以养神识，借智慧明天地之理，借神识借天地之力，以能量淬炼身体，由皮肤毛发而始，直至筋膜肌肉，直至深入骨髓，炼至强壮，力能举石，身康体健不畏普通疾病，故名洗髓。

……

强者或者说天才，理所应当接受众人的目光洗礼。参加天道院考核的少年少女们，没有认出那名青衣少年的来历，感受却更加震撼，看着他的背影，流露出惊恐敬骇的『情绪』。陈长生看着那青衣少年也好生佩服，他没有这样的天赋，实在是有些羡慕。

青衣少年神情冷漠向前行去，不多时便进入天道院深处那座建筑，而其余人的考核还要继续，不一会儿终于轮到了陈长生。他走到桌前，看着那块外表粗励，隐隐有无数细孔的黝黑岩石，犹豫了会儿，伸手握住黑石，举到眼前，开始细细打量。

案上的试卷极厚，像座小山一般。陈长生不知道试卷的具体内容，难免有些紧张——众所周知，天道院之所以极难考进，是因为入院试题包罗万有，从道门真义到天书初辩再到兵法什么都有，甚至还经常会出现农稼方面的考题，即便是洗髓圆满境界，想要在香燃完之前，把如此多的试题全部答完，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更何况他只是个普通人。

他坐在案前，闭目养神五息时间，然后睁开，伸手掀开了试卷的第一页。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情绪』有些复杂，那是对未知的好奇以及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安，却还有那么一点点不知原因的期待。

他的手指忽然僵住，明亮如镜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的神情。

磨盘缓缓地上升，最终被陈长生举到了胸前，不多不少，刚刚超过考核标准一寸！

他的脸有些红，但神情还算平静，眼神里看不到任何慌乱和紧张的『情绪』。

轰！场间响起热烈地喝彩声，人们不停地替少年助威，用有节奏的喝声，想要帮他抬动脚步。

陈长生的脚步越来越慢。

教官眼里的赞赏『情绪』越来越浓。他很意外于这名少年表现出来的水平——身为军人，他在意的是陈长生表现出来的毅力与勇气——他已经决定，就算陈长生没能把磨盘举到石阶上，也会让他通过这场初试。至于这会不会影响到学院和大周军方的声誉……

教官看着紧张的人们，心情略安，暗想应该不会，看来绝大多数人都像自己一样认为。

“其实我很欣赏你。”

她看着陈长生，眼里的『情绪』有些复杂：“这几天我一直看着你的生活起居，我从来没有见过在这般年龄便如此自律的少年，还有这四场入院试，你表现出来的东西很少见，很值得赞赏……我甚至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把她嫁给你也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陈长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被赞扬，总要做出些回应，他想了想后说了两个字：“谢谢。”

……

霜儿回到房间，在桌边发了半天呆，想着先前在夫人房门外听到的那番对话，觉得『情绪』有些躁乱不安，端起凉茶壶灌了半壶下去，也没能更冷静些，她知道自己能够偷听到这么多话，其实只是夫人想让自己听到……夫人知道她经常与小姐通信，故意让她听到这些话，自然是想通过她告诉小姐这件事情，算是通知。小姐当然不能嫁给那个叫陈长生的家伙，但真的用得着那样吗？小姐会同意吗？

她走到桌边，铺平纸张，提笔蘸墨，想了想后，开始写信。

第十一章 这两个家伙

明明还是初春，今天却有些燥热，陈长生不知道是天气的原因还是『情绪』的问题，总之，当他走回客栈，发现身上的衣衫已经被汗打湿，粘着道上的尘土后变得有些脏，喜爱干净的他

那是个一身青衣的少年，站在客栈大堂正中间，微抬着下巴，神情漠然，根本不在意自己站在这里会给别人带去多少不便，骄傲的就像只野鹤，眼中根本没有那些正在抵头啄食的群鸡。

青衣少年走后，陈长生将桌子擦至纤尘不染，很少见地没有去洗澡，很罕见地没有看书，而是走到院中，搬了把竹躺椅身到树下，隔着疏离的花瓣与渐肥的青叶，看着夜穹里美丽的繁星，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再一次听到徐有容和秋山君的名字，他神情不变，『情绪』其实难免还是有所波动，毕竟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那种微酸微郁的

连续四次学院考试都因为东御神将府而失败，他很生气，皇宫出面压制摘星学院的意见，不是因为东御神将，必然是因为她，这让他更加生气，再加上此时的酸郁心情，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讨厌那个叫徐有容的小女生。

那个叫徐有容的女人，真的很让人讨厌啊。

陈长生的『情绪』越来越糟糕，心想师父怎么给自己订了这么一门亲事？他从椅上翻身而起，从腰带上解下一个竹子做的小东西，放进了行李的最深处的匣子里，然后开始洗脸洗手，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心情终于好了很多。

那个匣子里有一封婚书，那个竹子做的小东西，是他十一岁那年京都寄过来的，他记得寄东西的那只白鹤，记得随东西到来的那封信，记得信里面的那些话，也记得很清楚，那天之后那只白鹤再也没有来过。

她知道京都里有很多人，包括父亲在内，都希望自己代表大周与南方联姻，绝对不会允许那个姓陈的小道士影响到这一切，甚至，极有可能会杀死他。想到这里，她觉得那个小道士真的很愚蠢很白痴，难道他真觉得凭自己这些小聪明小狡猾就能从神将府里获得更大的好处？

想到此节，她有些不悦，对她来说这是很罕见的一种『情绪』，却不知道是因为那个小道士不懂得自爱自保，还是因为……那个小道士，真的很让人讨厌啊——好吧，不管那个小道士变成什么样，婚是肯定要退的。

只是……不要害他。

她依然天真，但那种天真不是调皮，而是无邪。

她笑的烂漫，但这种烂漫不是『情绪』，而是春光。

她不想在乎世间的人与事，世人以为与她相关的，其实并无关联，比如那份她快要忘记的婚约，甚至也包括秋山君。

728燃烧一般，那头有着独角兽高贵血统的战马，高傲的抬着头，居高临下看着他。

走过那辆马车，他握住了短剑的剑柄，片刻后还是松开，在车窗外驻足，沉默行了一礼，然后继续向前，迎着朝阳走去。窗帘掀起，中年妇人看着晨光下少年的身影，『情绪』有些复杂。

陈长生向城北走去，名单上倒数第二间学院的地址在百花巷，待他用了很长时间走到后，有些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距离皇宫如此的近，站在巷口可以清晰地看到巍峨的皇家建筑，甚至仿佛能够闻到那些宫殿里历史的味道。

深刻入石的字迹上已经没有太多漆色，只有积着的灰土，还有青藤去年留下的枯叶败絮，甚至边角处已经被风雨侵凌的有些残破，如果不仔细看，甚至都很难认出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

怔怔看着石壁，陈长生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生出挫败低沉的『情绪』。一心问道的他，很少有像现在这样

他抬头看了看天，确认还有些时间，决定进这家破落的学院先看看，如果不行再去名单上最后一家学院。

……

东御神将府的马车停在百花巷外，那头骄傲的白马微昂着头，百无聊赖。车厢里，中年妇人的『情绪』则不像它那般平静，眼睛里满是浓浓的不解与疑惑，喃喃自言自语道：“怎么会来了这里？”

她很清楚，百花巷深处的那间学院早已凋蔽，只是想着那少年似乎很擅长给人带来意外，也不敢怠慢，手指轻击窗棂，示意白马拉车进去，然而就在这时，一辆车从斜后方驶了过来，直接拦在了前面。

中年妇人有些吃惊，低头声音微颤问道：“请婆婆示下。”

婆婆的声音没有任何『情绪』：“我做事需要向你解释吗？”

中年妇人以额触地，再不敢多言。

他走到窗边向里望去，光线有些昏暗，但还能够看清楚，里面的书架上密密麻麻陈列着很多书籍，他有些吃惊，没想到衰败多年的国教学院里居然还有这么多藏书，教殿没有收走，朝廷难道也不理会？

书籍是他在这个世界最先接触、也是最熟悉的事物，就像普通人对奶水的记忆差不多，先天亲近，能够给予精神上的无限慰藉——此时他隔窗看着这么多书，无来由，有些低落的『情绪』稍微变得昂扬起来。

他走到正门前，正欲推门而入，才看见门上挂着一把铜锁。那把铜锁表面暗哑无光，与门接触的地方隐隐可见铜绿，陈旧至极，不知道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被打开过，更重要的是，铜锁里隐隐传出极强大的气息。

他觉得铜锁里应该隐藏着一个很强的阵法。

——难怪国教学院荒废了这么多年，藏书还可以保存的如此完整，没有被那些雅贼和差酒钱的混子偷走。想着这点，他的『情绪』变得更好了些，却不知该如何开锁，因为他没有钥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钥匙，就算有钥匙，钥匙在哪里？在谁手里？

他连问都不知道该去问谁，因为这间学院里谁都没有。

根本没有人理会站在石柱阴影下的那名少年，也没有人主动前来问话，直到过了很长时间，日头转移，那道石柱阴影从他的身上挪到了更东方的位置，时间来到了下午，才终于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也或者是因为圣堂快要闭门的缘故，人们的『情绪』变得松散了些，建筑里的杂声多了起来，不复先前那般严肃\u6b7

2000

难道是雪老城？

圣后娘娘看着夜空深处，如墨般的浓眉缓缓挑起，声音毫无『情绪』。

“有些意思。”

他有些激动，十四年来很少这样激动过，因为如果洗髓成功，那么他便将踏上修行的道路，无论能不能拿到大朝试的首榜首名，对于自己的命运，他都将获得一些话语权。

这种『情绪』对身体不好，他对自己默默说道，用完全不符合年龄的意志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冷静下来，然后望向自己的双手，神情微变，眼里尽是惘然与不解。

他的双手没有任何变化，如昨夜那般干净。

夜里，陈长生再次走进藏书馆，坐在地板上继续尝试。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从挫败『情绪』里再次振奋起来，用的时间未免也太少了些，这些都要感谢他曾经经历以及将要经历的那些事情，当然他更应该怨恨那些事情。

他没有时间沮丧，只能不断尝试、努力。

陈长生的精神世界发生了一次大爆炸，他贪婪地阅读着藏书馆里的所有书籍，掌握修行的规则，从而将西宁镇道藏上面的那些信息碎片重新组合，重新温习然后真正的掌握，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了解修行世界的秘密，掌握那些修行法门的细节，单以修行方面的知识而论，现在的世界上比他还要广博的人，恐怕已经极少！

没能洗髓成功，却忽然多出这样的大收获，对陈长生来说，这是惊喜，也是安慰，当他『情绪』平静下来后，又生出很多不解与不安，他走到藏书馆的窗边，望向西宁镇的方向，沉默想着，那间旧庙里的道藏并非凡物，师父自然也不是凡人，他为自己打下如此坚实的修行基础，为何却不肯直接教自己修行，非得让自己来到京都才开始？难道就是因为自己身体的病不好治，想让自己来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缘？

时间流逝，转眼间又是十余日过去，东御神将府的人再\

然而二十天过去了，她依然没能找到那个人。那些被派出去的下属、甚至就连皇宫里的供奉高手都在帮忙找，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这让她更加失望。

落落『情绪』有些低落，茶碗里名贵的丛雨新茶也吸引不了她任何注意力。放在平常，擅于茶道的她，怎么会对那些清香怡人的茶水做出无视——这样无理的举动？

便在这个时候，她闻到了一股香味。

烟尘渐渐敛去，现出两个人的身影。

那名魔族男子站在原地，苍白的脸上『情绪』异常复杂，有数道血水正在缓缓淌下。

他的黑袍已经被割裂成无数碎片，露出苍白而强壮的身躯。

接下来的时间里，那道声音不停响起，有时候说的是钟山风雨剑的剑诀，告诉她应该用哪一招，有时候说的是真元的运行方法，却明显和剑诀里说的不同，更多的时候说的是夜空里的星辰。

听着那道声音，落落仿佛回到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崖顶的石坪上，指着天边的流云教导自己战斗的方法，她的『情绪』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冷静，根本不作任何思考，神识随意而行，手里的落雨鞭呼啸而去，如一柄锋利至极的长剑，不停向着夜色里刺去！

啪啪啪啪，看似空无一物的夜色里，响起无数声撞击声，那是坚韧恐怖的落雨鞭落在人体上的声音，随之有数十块碎布随风飘舞，落到地面上，那些碎布都是黑色的。

他从夜色里被逼出来的第一念头便是后退，要离那把落雨鞭越远越好，在狼狈后撤的过程里，还没有忘了抽出插在草坪里的那件法器，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被打的魂魄俱丧。

他像条狗般蹲在湖畔，右手拿着法器死死地护住头，声音就像破了的风箱一般，沙哑难听之极，里面满满都是震惊愤怒怨毒以及恐惧的『情绪』，因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谁？是谁！给我出来！”

“你到底是谁！给我滚出来！”

这名魔族强者看着漆黑的国教学院四周，又望向藏书馆外昏暗的灯光，想起自己似乎忘记了些什么，满是鲜血的脸上流露出极度强烈的不安『情绪』，声音颤抖的非常厉害。

藏书馆外草坪上的光线变得明亮了些，因为门开了。

过了很长时间，没有嘲弄，也没有吃惊的反问。

即便是唐三十六在听到陈长生这个目标的时候，『情绪』也会有些变化。

但落落神情没有任何变化，她认真看着陈长生，等着他接下来的话。

没有那道清脆好听的声音，没有谁依恋地抱着他的手臂。

只不过数天时间，他便习惯了那个小姑娘的存在，想到这点，他觉得有些尴尬，脸有些发热，才明白自己再如何修道静心追究顺心意，终究还是没办法完全摆脱虚荣心和别的『情绪』的影响。

他把湿毛巾搭在脸上，不想微烫的脸被晨光看见。

“国教学院那里……我是真呆不下去了。”

陈长生想着这几天的遭遇，想着无论睁眼闭眼、洗澡还是读书的时候，都能看到那个小姑娘，不够有些垂头丧气，对于他来说，这真是极难出现的『情绪』。

唐三十六以为是他在国教学院读书，受了无尽冷漠与轻蔑羞辱，不禁有些同情，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实在不行，就从那里出来，我……写封信，让你去汶水读去。”

京都城的大街小巷上一片热闹，无数来自大陆各地的学子，或者狂喜或者悲痛，或者借酒庆祝或者借酒浇愁，酒楼处处生意暴满，还未入夜，那些出名的青楼便已经挂起了彩灯。

陈长生最近因为修行的问题，『情绪』有些低落，他知道弦一味绷紧不是好事，自己需要舒缓一下心神，于是，他终于走出了国教学院，拿出宝贵的半天时间，去看些\u98

151b

庄换羽不再多言，轻掀前襟，重新坐回席间。

他依然神情淡然，真实『情绪』却不然。

第四十二章 笑声

青藤宴乃是大周朝少年天才的盛会，满座皆是少年俊杰，但想着圣女峰上那位十四岁的少女，抬头仰望着青云榜上那个仿佛用刀刻进青铜里不可磨灭的名字，谁敢自称天才？

陈长生看着坐在最上方的徐世绩，神情平静，像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一般。只有落落注意到，他的呼吸声比平时急促了些，依然还是平缓，但终究还是急促了些。相处多日，她知道这代表着他的『情绪』有些不妥当。

这是陈长生第一次看见徐世绩。

这样一对夫妇生的女儿，居然是真凤转世之身，天道果然难言公平。

落落一直注意着他的反应，知道他这时候的『情绪』很不好，但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小心翼翼低声问道：“先生，看起来你和徐有容的关系真的不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陈长生怔了怔，说道：“还以为你可以一直忍着不问。”

他的目标是凌烟阁，他要参加大朝试拿到首榜首名，在此之前，他不希望有任何事情干扰到这个过程，今夜如果真的下场应战，无论胜负，对他的计划来说都不是好事。

既然不会下场，何必还在楼内听这些刺耳的笑声，何必还要在天道院教谕毫无『情绪』的目光前强自镇定？

于是他做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落落停下脚步。

天道院教谕看着她的背影，毫无『情绪』说道：“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历，你真正的师门是谁，但你要弄清楚，这里是大周京都，这里是天道院，你当众行凶，难道还能跑掉？”

明着是这般说，真实意思其实大家都懂，不管落落如何神秘，但她重伤的天海牙儿是教宗的弟子，是圣后的侄孙，那么整个人类世界，都没有谁能够保得住她。

陈长生觉得胸口一阵烦恶，仿佛有山压顶而至。

“其实我有些后悔。”马车里传出徐世绩毫无『情绪』的声音。

“在你初入京都、无人知晓的时阵，我就应该直接杀死你，慈不掌兵这种道理，我自然很懂，但你师门毕竟与我徐府有旧，有人想你活着，所以我才让你活了下来。”

正在铁板前挥汗翻动食物的老板听着这话，没有回身，笑着骂了两句什么。

看着妖族少年憨厚的笑容，发现他那张稚嫩的脸上竟找不到半点怨怼的『情绪』，落落不知为何觉得很是难过，看着他问道：“难道你就甘心这样回去？”

轩辕破沉默了会儿，说道：“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了我来京都修行，部落里的人们凑了很多钱，很不容易，就这样回去当然不甘心……但学院里的教官们说了，我们妖族的体质与\u

陈长生说道：“我知道这件事情，天海牙儿那天夜里说过。”

唐三十六的『情绪』有些不好，说道：“他既然敢在青藤宴上出现，我就真准备废了他，但……有些人不敢让我废他，所以那天夜里没让我去参加，让我留在了宿舍里。”

陈长生沉默不语，心想以这个家伙的性情，哪里是天道院的院规或者师道威严便能改变主意的？所谓没让他参加，只怕是天道院里的老师们直接出手，把他禁制住了。

唐三十六说道：“昨夜是武试，最后拿了头名的是离宫附院的一名少年教士。”

陈长生不想他继续沉浸在负面『情绪』里才转的话题，对于青藤宴的事情并不真的关心，只是喔了一声表示了解。

唐三十六微微挑眉，问道：“你不准备问？”

陈长生一直以为情爱这种事情对自己没有什么吸引力，对徐有容更没有什么想法，他来京都便是想退婚，现在依然这样想，所以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听到这件事情后，自己会变得如此烦闷，甚至有些难过。

这种『情绪』让他很不适应，很不喜欢，于是有些不悦。

或者不是因为她要嫁人，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排第四的关飞白，在青云榜上恰好也排在第四，据说是个很骄傲的人。”

提到此人的名字，唐三十六的脸上没有任何佩服的『情绪』，眼神变得炽烈起来，说道：“这次青藤宴第三夜，庄换羽的目标肯定就是他，我得想办法抢过来。”

陈长生扳着指头数了\

陈长生和落落来到未央宫外，取出请柬，审核身份，在一名太监的带领下向重重深宫里走去，隔着很远，便能看见那座宫殿向夜空散播的柔润光线，他认出来是夜明珠的光线。

能够照亮整座大殿，那得需要多少夜明珠？陈长生默默想着，很是震撼，脸上却没有流露出来任何『情绪』，就像他现在内心的紧张，也没有在脸上表露出来丝毫。

毫无疑问，大周皇宫是整个人类世界的中心，无论是国教所在的离宫还是南方的圣女峰、离山剑宗，都不可能与这座宫殿群相提并论，如果一定要找个与之对等的地方，那只能是雪老城里的魔殿。

国教学院的座席在角落里，无人理会，很是冷清，就如青藤宴第一夜那般，陈长生一心想着稍后南方使团提亲的事情，哪有心情在意这些，落落更是不会理会这等小事。.她注意着陈长生的神情，猜测着他在想些什么，偶尔拈颗果子喂他吃，对案上的茶却是看都不看一眼，皇宫的茶在普通人看来自然是极品，但在她的眼中粗劣至极，哪里能够入口。

一位中年宫女出现在国教学院的座席后方，脸上没有『情绪』，显得格外冷漠骄傲，看模样应该是宫里哪位贵人的近侍，只是在靠近落落的时候，这名宫女脸上的冷漠尽数变成恭谨与恰到好处的热情，声音也控制的极好，只让落落和陈长生能够听到。

平国公主有请？陈长生有些吃惊，望向落落，用眼神询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废园明显比皇宫别的地方要寒冷很多，原因便应该是身前这片寒潭，他仔细地观察着寒潭的水面，任由寒意在自己的脸不停地一层层铺加，直至眉眼上都渐要生出一层寒霜。

不是自虐，而是想借助环境的帮助让自己更冷静一些，他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愤怒等负面『情绪』里——先前他对莫雨说出的那几句话，真的很像满是孩子气的、无用的狠话，似乎和冷静完全相背，但他还是说了。

大\

陈长生再也承受不住，唇角开始溢出鲜血。

那两团光焰里忽然多出了一种叫做『情绪』的事物。

初始惘然，继而震惊，然后狂喜，接着好奇，最后尽数化为冰冷与残暴。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早熟，不像是个十四岁的少年，都说我稳重，却不想想……我离死只有五年了，我正青春，却已经被黄土埋了半截，能不稳重吗？可是我怎么能甘心呢！？”

过往的这些年，陈长生很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大悲大喜都对身体不好，但现在一切都不用了，所以他不再平静，他看着黑龙或者是这个世界愤怒地喊着。

“我不想死。”

“我很难过。”

陈长生很悲伤，眼圈微红，他以为自己会哭，却发现这些年一直控制『情绪』不肯哭，以至于连怎么哭都已经不再记得，于是他更加悲伤，然后难以想象的平静下来。

“谢谢你没有一口吃了我，虽然这可能不是你的真实想法，但你让我说完这了些话，所以我要谢谢你。但我真的很想活下去，所以哪怕可笑，还是请允许我最后与你战斗一场。”

看着他手里的短剑，黑龙的眼睛深处，仿佛有无数颗星辰逐次亮起，然后再次熄灭。

每颗星辰都是一种『情绪』。

惘然。

……

黑龙冷漠残酷的眼睛里出现了无数种复杂的『情绪』。

做为人类，很难理解，为什么一瞬间的眼神便能包容如此多的情绪。

第六十五章 她是我的未婚妻

没有刻意地提高声量，没有故意『情绪』激昂，那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寻常小事，显得特别清楚。那三个字是如此的清晰，以至于殿内的人们想说服自己是听错了，也找不到任何理由。

于是，那三个字直接让整座未央宫都安静下来。

殿内很多人也有如此想法，都看着陈留王手里那张薄纸。

在这封信的后半段，徐有容没有流露出任何愤怒或者恚憎的『情绪』，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师门长辈和家里的亲人替她操持婚事，无论怎么看，都可以理解为关心与爱护。

她是真凤转世，是下一代南方圣女的不二人选，拥有无数人羡慕敬畏的天赋与潜质，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值得更多的尊重，所以苟寒食才会说那样一番话，所以当她在信里隐隐点明自己不知道提亲之事后，殿内众人会有那样的反应。但在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她首先依然还是东御神将府的小姐，圣女峰的弟子。

青藤宴第三夜，她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是小松宫乃是离山长老，远比天道院更加尊贵，但在她的眼中，这两人又有什么区别？

小松宫本想着毕竟是在大周皇宫里，总要给周人些颜面，尤其是万一惊动了圣后娘娘那便大为不妥，但今夜连续遭受羞辱，尤其是这个小姑娘对自己竟是毫不尊重，此时再也无法控制『情绪』，暴喝一声！

殿内夜明珠的光线骤暗骤明，小松宫长老的人还留在原地，剑\u

南方使团的人们更是震惊无语，尤其是离山的年轻弟子们，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即便师叔祖先前暴怒之下出剑有些随意，又因为身在大周皇宫的缘故未尽全力，可这个中年男人只凭一双肉掌，居然能够不落下风！

小松宫站在席后看着殿门处那个中年男人，『情绪』很是复杂，似乎想起了些什么事情，却又不敢确信。

一声极轻微的碎声响起。

这种想法忽然出现，便再难从脑海里抹掉。

说来说去，他终究是少年，正值青春，怎会没有争强好胜的『情绪』？

……

落落平静行礼，然后转身。

此时看着这幕画面，人们已经不再像先前在大殿里那般震惊——她居然会对这个普通少年如此尊重听话——或者说那种『情绪』变得弱了些，因为在前一场唐三十六和七间的比试里，陈长生已经证明了很多。

落落走到广场上。

“离山剑宗，果然名不虚传，难怪这些年涌现出如此多了不起的年轻人……”

茅秋雨看着关飞白，『情绪』复杂感慨着。

听着这话，石阶上观战的人群才醒过神来，青藤诸院的学生，尤其是天道院的学\u7

只是个插曲罢了。

陈长生有些微愕，却也没有什么挫败的『情绪』，反而因为这个小插曲完全摆脱了先前的紧张，他马上说出另一记剑招的名字。

又重新回到了钟山风雨剑。

但他们真的很年轻，年轻到谁都无法确认他们的将来，今夜他们已经展现出令世人震惊的水平，谁又能断言他们日后究竟能走到哪步？

人们静静看着场间的剑风剑雨，听着那些招式的名称，沉默不语，『情绪』复杂，在他们看来，今夜这场国教学院与离山剑宗之间的比试，胜负其实已经不再重要，或者换个方式说——今夜不会有失败者。

但陈长生和苟寒食不这样认为，落落与关飞白也不会这样想，在场边比谁都紧张的唐三十六，以及脸色越来越怨毒的小松宫长老，作为当事方的国教学院和离山剑宗，只想战胜对方。

……

关飞白的眼睛里，出现一抹痛楚，然后被不可思议的『情绪』占据。

他低头望向自己的胸口，那处的衣衫已被破开，落雨鞭像剑般钉在那里，血水缓缓渗出。

落雨鞭并未前进，落落已经停手。

他受的伤很轻，唇角溢出的鲜血，不是因为落落的鞭子，而是因为愤怒不甘等诸多『情绪』暴发，伤了他的心脉。

“承让。”

第八十二章 鞭声响亮

做为神国七律一员，做为青云榜排名第四的年轻强者，他有足够的资格与底气骄傲，今夜这场试剑，在他看来是不公平的——最后居然输给落落，这种『情绪』变得更强烈——所以他觉得自己依然可以骄傲自信。

但输了便是输了，骄傲的他本来准备保持沉默，却看到了陈长生脸上的笑容，听到了落落的笑声，他觉得陈长生的笑容很可恶，他觉得落落殿下的笑声很刺耳，于是他忍不住把准备藏在心底的那句话说了出来。

苟寒食伸手掀起窗帘,望向后方那座夜宫,感慨说道：“幸亏他不能修行,不然还真麻烦了。”

关飞白等三名师弟都在车厢里,听着这话,『情绪』有些异样。

他们知道二师兄说的麻烦是什么意思,里面肯定有对大师兄的担心。

漫天星光下,纸张被照很清楚,上面的语句寻常,笔迹于净,篇幅不长,她却看了很长时间。

在那些语句和字迹里,她看到了拘谨,却没有看到怨恨的『情绪』,甚至连一点负面的

她很难想象,一个少年在京都经历了这么多难熬的日子后,还能平静如此

“有什么问题？”

费典看着他,『情绪』有些复杂。他知道金玉律所说的白帝乱命,指的是离山弟子失期当斩一事,当时那件事情在军中闹的极凶,分成两派,险些动摇了人类与妖族之间的联盟。

他叹了口气,说道：“几百年时间都过去了,你的性子还是这么硬,气势还是这么强。”

唐三十六看着他神情凝重说道：“是的,每个人都怕死,所以面对那种情况,都会恐惧……但当时我余光看到了你,我在你脸上竟没有看到任何恐惧,这让我很震惊。”

陈长生想了想,说道：“你知道我这人有些木讷,也许是恐惧的『情绪』还没有来得及表现。”

“不。”唐三十六摇头,坚持说道：“我看得出来,你当时真的不怕。”

那是一种亵渎。

直到青藤宴那夜的事情传遍整座京都,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爱慕徐有容的男子中,年龄大些的还能保持着镇定,那些年轻的男子却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情绪』,他们决定去国教学院表达自己的愤怒。

前些年,没有人会去南方使团驻京都的府邸闹事,更不用说对秋山君喝骂不休,为什么？因为秋山君也很完美,光芒万丈,而且他和徐有容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朝廷默认、民间认同。

国教学院院门处围着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午后,竟已经过了千人之数,黑压压的一片,看着声势很是浩大,污言秽语不断,喝骂斥责的声音不绝于耳,场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激烈。

清晨时分,天海家派人把院门撞破,阶上一片破败,根本无法拦人,而且国教学院方面任由那些人喊着,始终无人相应,有的年轻人再也无法控制住『情绪』,热血上头,喊道：“我们进去把那个小人揪出来”

所谓群情激愤慨而慷,振臂一呼喊断肠,年轻人最容易身陷莫名其妙的热血,也最有破坏事物的冲动,借着这声喊,黑压压的人群轰的一声便向国教学院里冲了进去。

天海承武看着他,微恼说道。

徐世绩很少从他的脸上看到这种『情绪』,知道他是真的有些恼火。

天海家向来与南人交好,表面上来说是按照大周朝的即定国策办,大力推动南北合流,其实明眼人都清楚,这位天海家的主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南人的倾向对将来他争夺皇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星光都沉降到了杯底,中年妇人什么表示都没有。

她静静坐在桌边,看着百草园里的树枝花草,眼神里看似没有任何『情绪』,却又有万般

只是没有他这个人。

他下意识里想要避开,却看到了中年妇人的眼睛。

那双像星湖般的眼睛里,有着无比复杂的『情绪』,最后渐渐变成悲伤与哀弱

想着这名中年妇人不会说话,长年居住在深宫里,不知经历过多少险恶悲伤的事情,他有些不忍离开,只好任由她的手掌轻轻在脸上移动,只是那种感觉真的很奇怪。

那场秋雨过后,再也没有人敢来国教学院闹事,国教学院也没有把院门重新修好的意思,破烂的院门在那里摆着,便是对天海家无声的嘲笑,这大概便是所谓摆烂。

京都里心念陈周盛景、厌憎天海家的人不计其数,渐渐的,国教学院破烂的院门,成为了一道著名的风景,每天都会有人来到这里参观,以此表达对天海家甚至是圣后娘娘的反对『情绪』。

国教学院那位门房,也是风景里的一部分——参加过上次对抗魔族的战争,而且是金玉律这样的传奇名人,在别的地方可不是想见便能见到的,更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谁？”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而是反问。

这是很巧妙的应对方法,莫雨果然没有想太多,她看着陈长生于净的眉眼,想着圣后娘娘言语间提到这少年时的『情绪』流露,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古怪。

心念微转,她看着陈长生笑了起来,平时淡漠高傲的眼睛里,顿时多出了很多诱人的媚意,轻声问道：“我在你床上睡过两次,不知道有没有留下什么香味,你晚上再盖时,有没有嗅一嗅？”

夹道，自然不是欢迎，而是相看。

他们望向陈长生等人的目光『情绪』有些复杂，好奇、警惕、轻蔑、厌恶，不一而足。

青藤宴上，国教学院居然战胜了离山剑宗，更因为与徐有容的那份婚约，陈长生已经成为名人，诸学院里没有参加青藤宴的学子们，对他非常好奇。

他们很想看看，陈长生长什么模样，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居然要娶徐有容！

也有很多双目光落在唐三十六的身上，只不过和落在陈长生身上那些『情绪』复杂的目光不同，那些目光里满满的全部都是倾慕之意，而且大部分都来自于青矅十三司的少女学生们。

青云榜上的少年天才、世家子弟，容貌英俊，性情冷傲，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唐三十六都完全符合少女梦中情人的标准，如果再想想汶水唐家那令朝廷都嫉妒的豪富，他在少女们心中的地位甚至比苟寒食还要高。

他今天来离宫，是要见落落有些重要的事情交待，不想耽搁时间。

他做不到唾面自干，但也不会因为旁人的一句话便暴跳如雷。愤怒、嫉妒、委屈、伤心、难过……这些负面『情绪』对身体不好，而且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唐三十六冷冷看了宗祀所人群一眼，跟了上去。

别院的门不知何时开启，苟寒食带着离山剑宗三名师弟，穿过树林，走到了神道边。

苟寒食听到了先前他与那名少女的对话，知道他最后那句话的意思，有些『情绪』难明地摇了摇头，说道：“你当然不是癞蛤蟆，如果你是，那我们又算是什么？”

前殿群里的笑声骤然消失，一片安静。

金玉律看了眼院门,只见上面的指印非常清晰深刻。

这里是教宗大人的青叶世界,宫殿的材质异常坚固,她居然能留下如此深的指印,说明先前的『情绪』已经到达了暴发的边缘。

“好不容易才把殿下从他身边带走,你怎么又把人带过来了？”

这句话是对唐三十六清晨那句话的还击,引来了一片哄笑声。以唐三十六的性格,必然是不肯再走,只是那位教士冷冷地看了他两眼,他也不想给国教学院惹太多麻烦,有些恼火说道：“我就不喜欢被人叫唐棠。”

见到唐三十六都忍气吞声了,年轻学生们更是『情绪』高昂,他们很清楚那名满脸冰霜色的教士大人处事何等严苛,没有人敢站到神道上来,却不肯在言语上放过打击国教学院的机会。

“陈长生,除了仗着落落殿下撑腰,你还有别的本事吗？”

“当然。”

苏墨虞微微仰头,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我是一个很旧派的人,我像离宫和诸院里很多旧派的人一样,对国教学院辉煌的过往无限向往、无限追忆,我们都盼望着能够看到国教学院的复兴。所以我才会专门说这番话,我希望你能更努力一下,希望大朝试的时候你至少能够洗髓成功,就算还是国教学院的负累,但可以不用太难看。”

说完这句话,他便让开了道路。

唐三十六并不认为苏墨虞和陈长生是一类人,虽然都看似木讷,有自己一整套观念并且坚持,但陈长生很少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他知道陈长生的『情绪』有些低沉,看着苏墨虞便更不爽,心想你凭什么就能居高临下指点国教学院的未来？

他嘲笑说道：“胡扯这些,有意思吗？”

他看的清楚,苏墨虞这名离宫副院的天才少年,并不是喜欢羞辱对手,只是天生性格就是有些别扭,太过守规矩,或者说守旧,尊重权威,对青云榜之类的榜单看的极重,却又极守承诺,不要说此时神道两侧有很多离宫长辈不可能让唐三十六动手,就算唐三十六真的拿起剑砍过去,以苏墨虞此人的性格,说不定会就站在那里任他砍。

而且他这时候的『情绪』也有些总是,唐三十六就算把苏墨虞砍成一朵花,或者说出一朵花来,也没办法解决苏墨虞说的那个总是。

不能修行是他的硬伤,所以他说话便不够硬气,所以才会被人指着鼻子骂吃软饭,他现在只有想办法解决洗髓的问题,才能够纠正世人对自己的偏见或者说成见,他才能在大朝试上证明自己。

在青云榜的中后段,如以往数年相同,出现最多的还是南方的少年们,以长生宗和槐院的人数最多,尤其是长生宗,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宗,京都诸学院包括天道院和摘星学院以及在场的三座学院加在一起,也只比长生宗多一些而已。

很多人下意识里望向依然安静无声的客院,苟寒食等离山剑宗的弟子,还有南方使团的学生们,便住在那里——离山剑宗只是长生宗一属,所有人都知道,神国七律里除了秋山君和苟寒食,其余的人必然上榜,只是暂时还没有报到他们的名字——想到这里,离宫附院和宗祀所还有青曜十三司的学生们『情绪』便有些低落,甚至显得有些颓头丧气。

学院老师们很清楚,剑出离山,长生宗本来就以离山剑宗的青年弟子最强,但他们无法用这点来安慰学生,只好劝勉道,南方教派诸山门与国教正门的修行偏重不多,南方教派向来讲究起势颇急,但要修到真正的高深境界,并不见得比京都诸院强,就拿逍遥榜来论,便没有南强北弱的问题。

很多人下意识里望向依然安静无声的客院,苟寒食等离山剑宗的弟子,还有南方使团的学生们,便住在那里——离山剑宗只是长生宗一属,所有人都知道,神国七律里除了秋山君和苟寒食,其余的人必然上榜,只是暂时还没有报到他们的名字——想到这里,离宫附院和宗祀所还有青曜十三司的学生们情绪便有些低落,甚至显得有些颓头丧气。

听着这些劝勉,京都诸院的学生们『情绪』稍好了些,却无法真正高兴起来——逍遥榜谈不上真正的秘密,但已经多年没有换榜,并不能准确说明当下的局面,要知道随着秋山君和苟寒食提前进入点金榜,南方教派已经领先了两个榜

因为情绪的关系,神道两侧的秋林里重新变得安静下来,当然,也有紧张的关系——青云榜的中后段已经宣名结束,现在已经开始公布前四十的名单,不要说那些年轻热血的学生,便是苏墨虞这样性情木讷的人,脸色也有些变化

只有陈长生不怎么关心青云榜,因为他很清楚,青云榜和现在的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不是轩辕破,先天不需要洗髓,在没能洗髓成功的前提下,根本没有资格进入青云榜,哪怕他是天机老人的亲生儿子也不行。

但这是他第一次经历青云榜换榜,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觉得很新鲜,看着那些同龄人紧张的模样,渐渐的,他也变得紧张起来,觉得好生刺激,隐隐又生出很多别的『情绪』,只是那种

他看着唐三十六,安慰说道：“不要紧张,你刚才也对轩辕说过,虽然是青云榜,但争一时位置没有意义,要看的更长远些。”

有些人听到了这句话,比如苏墨虞和唐三十六。

苏墨虞望向陈长生,『情绪』极其复杂。

唐三十六看着他,情绪极其佩服。

今晨和先前在神道上遭受的冷嘲热讽,都与这个名字有关,他的生活已经无法摆脱这个名字所带来的压力或者说阴影。

难道他还要感谢她？不,他现在想的只有大朝试。在这个改变命运的奋斗过程里,如果能够超过她,把这个名字带来的所有『情绪』尽数碾碎,他当然也非常欢迎——虽然在几乎所有人看来,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落落已经接近你了,我离你还有多远？

天道院门口的石壁前围满了人。摘星学院里的教官拿着刻刀,在石壁上专注地刻着。青云榜换了新榜,各大学院院门口的石壁,便需要重新制作一次,当然最上面可以不用动,因为还是徐有容的名字,但终究还是发生了很多改变。今秋青云榜临时换榜,最大的赢家,自然便是国教学院,只有四名学生的国教学院,居然有三人上了青云榜,白帝落衡更是高居次席,这是何等样的风光

京都诸院院门处,人们抬头看着石壁上的名字,『情绪』有些复杂,尤其是那些曾经参加过围攻国教学院的年轻学生。紧随青云榜的新榜单,还有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也极快地传播开来,正是主教大人代表国教学院和陈长生向整个世界发出的那句宣告

大朝试上,陈长生要拿首榜首名。

陈长生不在藏书馆,在小楼自己的房间里。他坐在窗边,一手拿着卷书,一手伸到窗外,接着自夜空降下的星光。

主教大人的宣告,在京都引发无数风言风语,尽数变成风雨,越过院墙来到了国教学院,即便他再如何两耳不听窗外事,奈何风雨声太大,想不入耳都很困难,所以他现在的『情绪』有些沉重——他不知道主教大人想做些什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主教大人知道自己一定要拿大朝试的首榜首名,他更不知道现在自己连洗髓都没能成功,参加大朝试又有什么意义。

星光落在他的掌心里,脉络清晰,却无变化。

他探身向井里看了一眼,发现深不见底,但一丝潮意都没有,应该是口废井。

他抬头看了一眼高远的秋日天空,看着不远处游乐的民众,『情绪』非常震撼,相当复杂。

那条黑龙,居然被关在这里的地底？入口居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陈长生也听过这段传说,却从来没有想过,传说竟然有可能是真的。

他望向不远处那口废井,『情绪』越来越复杂。

听过北新桥传说的人,都会痛恨那只恶龙的暴虐,赞美王之策的智慧,他却觉得那条恶龙好生可怜。

他望向不远处那口废井,情绪越来越复杂。

当然,传说既然有可能是真的,那条龙或者真的杀死过很多无辜的人,才会被王之策如此设计,他知道自己产生这种『情绪』,立场有些不稳,只是他毕竟见过那条龙现在的惨状,尤其是看着地面美丽的秋景,想着地底寒冷的石穴,难免有些同情。

白天的时候,北新桥的人还很多,远处宫墙下有禁军巡逻,宫墙上空,每隔一段时间,便有飞辇落下,偶尔还能看到远处的那抹火光,应该是薛醒川的座骑火云麟,他知道现在没有办法下到地底,必须再等一段时间。

废井根本没有底,自然也没有淤泥,仿佛要直入虚空。这里没有任何光线,只有黑暗,陈长生就在黑暗的虚空里越降越快。跳进井里的时候,他双手抱着头,自幼被师父和师兄用药汤棍棒打熬出来的筋骨,确保先前与井壁的撞击,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伤害。

通过井底来到这片黑暗之后,风声呼啸擦脸而过,他不担心会直接摔死,因为他知道那条黑龙肯定感知到了自己的到来。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离那条黑龙越近,他仿佛就离青藤宴那夜的『情绪』越近,对很多事情都不再畏惧,甚至包括死亡。

他的人还在半空里,便听到了那道悠长绵远的呼吸,然后听到呼吸声轻微的中断。

终于出现宁缺的名字了……事实上,在写择天记的这三个月的过程里,他的名字已经出现了无数次,妄图取代陈长生在我心中的位置,每次都被我火眼金睛发现,然后杀死,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力居然如此顽强,最终还是趁着我感冒以及得意的时候再次偷偷跑了出来,抱歉,你是过去了,这是陈长生的世界,以后再来和你玩啊,乖,陈长生,以后你不要也学他噢,一边擦鼻涕一边说,今天我还会努力再写一章的,什么时候更新不知道。）

黑龙漠然看了他一眼,没有什么『情绪』,或者说

那口废井由王之策亲自督造,是囚禁黑龙的阵法里的生门,就像陈长生在废园里看到的黑龙潭是桐宫的生门一个道理,井底原本有三道由混金石构织而成的网,既可以保证阵法的生门贯通,又可以确保不会有京都百姓失足落入井中,变成黑龙的食物,只是不久前——陈长生没有看懂它想表达的不久有多不久,是数十年前还是数天前——皇宫里有人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三道混金网给取走了。

它看着陈长生,眼神依然那般漠然,但陈长生看到了最细微的那丝变化,那是惘然与困惑。

在龙族血统最高贵、最强大的三个分支里,玄霜巨龙向来以智慧著称,连它都解决不了自己修行时遇到的问题,这让陈长生的『情绪』更加低沉。

便在这时,黑龙的龙须飘了起来,来到他身前,重重刺出,在他的眉心点了一下,让他醒过神来。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陈长生估摸着应该到了清晨,站起身来,示意黑龙今夜的学习到此为止。

黑龙的『情绪』明显不是太高,但很仁慈地没有阻止他离去。

他抬头望向地底空间的穹顶,那口废井的井底在地面望过去,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黑点,没有晨光漏入。

想着这些事情,它决定哪怕陈长生的遗体可能会变成一摊恶心的熟肉泥,稍后自己也要捂着鼻子把他下葬。

望向满地血珊瑚的中间,黑龙的眼瞳骤然缩小,幽幽的瞳孔里涌现出无数震惊的『情绪』。

地面仍然在冒着白烟,那些冰雪里的血水还在沸腾,没有因为陈长生的死亡而迅速变冷。

那是颗于净的、仿佛琉璃一般的、粉红色的心脏,看上去没有任何恶心的感觉,更像是一颗被溪水洗了很长时间的果子。

黑龙的『情绪』很震撼,就像是……看见条荒漠骨龙一样。

陈长生的肌肉皮肤甚至骨骼都已经毁坏,现在随着时间,那些星辉还在不停地燃烧,他的身体还在不停地溃烂,可为什么他身体的里面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这颗心脏是什么材料做的？竟然完好无损

这些夜晚所有的星光,都落在他的幽府四周,渐渐沉积,渐渐沉默,无声无息。

想明白这一点,黑龙眼眸里的『情绪』变得更加震撼。

---end---